

## 沈利群与《三笑》姻缘

● 王晓君

香港长城影业公司的《三笑》电影于1969年获第十五届亚洲影展最佳喜剧片奖。它用神来之笔的江南小调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唐伯虎与秋香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日前,因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唱腔而拜访了作曲家沈利群老师。无意中,她告诉了我一个沪港两地文艺工作者合作制作的《三笑》的故事,原来《三笑》中的唐伯虎原唱却是沈利群本人。

沈利群自幼爱唱京剧,中学时代参加过学生运动,1948年,与司徒汉等复旦大学12位学生赴苏北解放区。1949年,随军南下,在文工团任独唱演员,后因嗓音受损改行学习作曲。为了唤起海外侨胞的思乡之情,香港长城影业公司著名导演李萍倩拟拍《三笑》。李导深知海外侨胞都留恋着祖国,爱听乡音。他决定采用喜闻乐唱的江南民间小调来

演绎大家耳熟能详的《三笑》。该影片公司找到了上海市委统战部及市文化局。当时的文化局领导曾在上海音乐学院担任过党委书记,因此,他便将此项工作作为政治任务交给了刚到人艺工作不久的沈利群,并告知她,对该影片的歌词选曲、音乐作曲、演唱人员、乐队伴奏和录音制作均由上海文艺工作者担当,无偿服务,且在影片字幕中不留自己的名字。因任务来得紧迫,沈利群毅然放弃为剧院演出世界名著话剧《茶花女》的配曲工作,即应“长城”导演李萍倩的要求去上海华侨饭店接受《三笑》的音乐创作任务。

沈利群以苏北民歌《茉莉花》为主旋律贯穿全剧,她运用了民间小调如“四季调”“紫竹调”“无锡景调”“哭七七”“拨根芦柴花”“湘江浪”等曲和昆曲、沪剧、锡剧、评弹中的优美曲牌予以再度创作,效果极佳。沈利群谱一段曲,唱一段给李萍倩听。李萍倩激动地说:“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很快,四十余首的歌词歌曲均得到了李导的首肯。接着,沈利群为聘请歌唱者奔波。唐伯虎的演唱者原请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但她因拍摄《牛郎织女》电影不能来,只得改请演唱苏滩名家王雪艳,不料,她忙于演出《啼笑姻缘》离不开。

犯愁的李萍倩突然想到了沈利群,沈利群说:“不行啊,三天要为四十来首歌曲写伴奏曲,肯定要开夜车,唱不了。”李萍倩却说:“给你备一个话筒,你不必大声唱,肯定行,伴奏谱可请他人帮帮忙。”因时间紧迫又推却不了,沈利群只得请来了江明惇和儿童艺术剧院的张鸿祥协助分担谱写部分伴奏谱,就这样沈利群担当起了唐伯虎的配唱任务。乐队伴奏邀的是上海民族乐团,指挥是该团团长顾冠仁,全剧音乐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录制。在上海有关方面的协助下历时3个月,李萍倩带着《三笑》的配唱和音乐资料回到了香港。由长城影业公司的台柱陈思思及越剧演员向群分担任秋香和唐伯虎。她们根据剧情和音乐不时地排练和对口型,很快完成了大片。李萍倩又带着这部大片回到上海,找到了沈利群,把全片再完整地补曲、过滤、剪辑、完全直到最后杀青。果然,这部《三笑》在香港以及华人圈内一炮打响。

《三笑》迷醉了全中国多少观众!著名歌唱家朱逢博更是喜欢唐伯虎那调皮婉转的唱腔,每每想到唐伯虎,她就要去看一场《三笑》,前前后后总共看了11场,当她得知是好友沈利群原唱时,大为惊讶:“我喜欢的唐伯虎原来就在自己的身边。”事隔50年,沈利群、许学琴以及上海合唱团的伴唱都已步入了“古稀”和“耄耋”了,他们每次相聚,回忆往事总是那么开心,他们深感为党和祖国付出青春年华很值得。

## 秋波风迹梦痕

● 程应峰

秋波,将“秋天的水波,美女的眼波”关联得恰到好处。冯梦龙在表达眉目传情之境时说:“眉儿来,眼儿去,暗送秋波。”在这里,秋波是美妙的、迷人的,不可拒绝的。

陈昂在《秋波》一诗中写道:“那不是一望无际的湖泊,却有楚楚动人的秋波,或许不爱你的人会说话拙,而我却为此失魂落魄。你有你的可爱与洒脱,我有我的大气与磅礴,不管你爱不爱我,我心依旧执着。不管秋波不属于我,她已滋润了我的心窝。”世界上,最触动人类心灵的是爱情。因为爱情,一个细小的动作,一句恬淡的话语,一段抒情的词曲,都可能会让我们在某个瞬间动容落泪,唯美诗句的勾勒,何尝不是最动人的情态之一?

《采桑子》一诗中,晏几道说:“一寸秋波,千斛明珠觉未多。”他的意思是说,美丽女子清亮眼眸中的盈盈秋水,与千斛明珠相比也不觉为过。这里表现出的“秋波”魅力,说明拥有一双美丽灵动的眼睛,对于女人来说是何等幸运,何等幸福,又是何等重要的事情啊!

秋天的水波,是斑斓秋天里含情的风吹出来的。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有云:“耳根似飘谷投音,过而不留,则是非俱谢;心境如月池浸色,空而不著,则物我两忘。”意思是说,耳根假如像大风吹过山谷一般,经一阵呼啸之后什么也不留,这样,所有流言蜚语就都不起作用;心灵假如能像水中的月亮一般,月亮既不在水中,水中也不留月亮,那么,心中自然也就一片空明而无物我之分。我想,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中,风迹可以不留,月影可以不留,但是,美丽动人的秋波却是应该存留在有情人的心中的。

秋波闪烁梦痕。人生总是置身于各种无休无止的外界刺激中,总有陷入梦境的时候。做梦,是人,都不可避免。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说:“心海心波的浪势演成万象,错构梦影。”在《赤都心史》中又说:“梦吃模糊,焦热烦闷,恍恍惚忽仅有南国的梦影。”张恨水呢,在创作《八十一梦》时感叹:“既可搪塞工作,又可保留我的梦影,也就一举而两得了。”

有时候,梦的痕迹犹如伤痛,深埋在一个人的心底难以抹去。丰子恺在《梦痕》一文中写道:“我的左额上有一条同眉毛一般长短的疤。这是我儿时游戏中在门槛上跌破了头颅而结成的。相面先生说这是破相,这是缺陷。但我自己美其名曰‘梦痕’。因为这是我的梦一般的儿童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唯一的痕迹。”他以为,有了这个“梦痕”,他随手就可以触摸到自己的儿童时代。而没有“梦痕”的过往,一切都会梦幻般地湮灭,没有痕迹。

秋波,风迹,梦痕,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可捉摸的,却都是魅力无穷的。尘世间正是因为存在许多不可捉摸的事物,人生才有了无始无终的梦境,才会在现实与虚幻之间不断地挣扎,不断地沉浮。譬如爱,无论是热烈还是缠绵,无论是冷冽还是伤心,在很大程度上,都可能让人拥有梦一般的感觉。一场错爱犹如一场梦醒,会在倏忽之间,让一个有情人梦中所拥有的一切如梦消散。

## 桂萃苑

刊头书法 张烨

## 牙医邓伟民

● 杨子春

牙缘日渐毛糙,食渣嵌入增多,我意识到这颗牙齿蛀了。到某三甲医院预约了一周,检查下来果真如此,但却被告知,牙已松动,填补无益,唯有拔除,且不止一颗,然后种牙。

这让我沮丧。且不说我的颌骨是否还适宜种植,就是一下拔除那么多牙就不是我立马可接受的。但不尽快采取措施,这颗事关“门面”的牙齿将很快不保。

我自然是不甘心。

我一面打听相关信息,一面又去了曾经多次治过牙的某区牙防所。遗憾的是,为我诊治的女医生,态度尚可,但也表示无力帮我解决问题,诊疗不到五分钟戛然而止。

之后我还想去沪上牙科享有盛誉的某一两家大中型医院,但预约人数众多,且不了解医生情况,更担心会不会等了几个星期,到时一两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很是踌躇。

近乎绝望时,农场老同事提供了一条极具价值的信息:徐汇区中心医院,邓伟民,口腔科9号诊室。更重要的是,她说邓医生不仅看病认真,而且还很善于听取患者要求,尽可能给予满足。

于是我匆匆赶到医院。果然,排在我之前的都预约邓医生,轮到我只能预约20天以后的了。尽管如此,却让我又升腾起新的希望。

20天到了,我如约前往。挂号、等待、叫到号,我起身恍惚走到期待中而



■ 渔光曲(摄影)

汤啸天

又让我忐忑的诊室。靠里正是邓医生,五十上下,身材不高,脸部瘦削,全然没有名医的轩昂。他很客气地让我躺上诊床,开灯,听我叙述病况,张嘴……我木然而又机械,脑子一片空白,在等待他检查后那句结论性的话。

果然,他的眉宇渐渐紧锁起来,并叫女助手取来一面带柄的窥镜,让我握在手中,对我讲解起我牙齿的整体现状来了。这情形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也可见邓医生及他们团队工作的细致和到位。

1992年参加工作仍略带北方口音的邓医生诙谐地说:“我终于理解你为什么坚持要保这颗牙了,因为你还有比这更差的牙”。接着,他说了一句足以让我对他顶礼膜拜的话:“我可以帮你补好这颗牙,但能维持多少时间不好说了”。

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在助手的协助下,很快他为我填充好了药物,并约我两周后再来完成补牙。

谢过邓医生,我是迈着欢快的步走出诊室,走下扶梯,走进淮海中路的。

两周后,我几乎是在无感的状态下顺利接受了补牙。邓医生全然没有牙已松动无法填补或补牙无用等说辞,他口罩之上满是鱼尾纹的双眼只有凝心聚力般的全神贯注。

我的牙终于被保住了。邓医生的满腔热忱和精益求精,帮助我解除了病患。确实,仁德仁术缺一不可。有仁德无仁术,德无所依;有仁术无仁德,术亦无仁。邓伟民不愧两者结合的典范,我衷心地感谢他!